

大衆文藝叢書

新夫婦

草明著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目 錄

『我們爲了他』……………	一
平凡的故事……………	一八
他沒有死……………	二三
史永平是怎樣復仇的……………	三二
解放了的『虎列拉』……………	三七
今天……………	五七
新夫婦……………	六五
一天……………	七九
婚事……………	八九

「我們爲了他」

吳老太太不能忘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上午。

她家在延安大北門。右隣是四五家土房子，做着一些買賣。——每家門口都擺着一些一目了然的貨物：鹹鹽、乾紅棗、木杓夾子、鐵釘和棉線。其中一家較大的，牆壁上掛着幾個牲口用的籠頭，還掛有兩雙粉紅色的洋線襪子和羊肚子毛巾。

吳老太太家是種莊稼的，她的家門特別破爛，這時節莊稼都下來了，糧食打好了，大兒子和十四歲的小兒子，趕了一條毛驢上外縣去做買賣。她領着媳婦來家裏做活。

天氣已有點寒冷，她早就穿上了她的破棉襖。這一天，太陽照落在她門前

的時候，她便端了一把矮凳，坐在那兒納鞋底。

她門前臨着大道，大道下去是一道平平的土坡，和寬闊的河灘，嘩嘩不息的延河順着河灘往東奔流。對岸山坡，是迤長的王家坪——八路軍總部的所在地。王家坪拐左，是通川口去的大道；右面拐彎却是楊家嶺。——毛主席住在那兒。

運輸的牲口羣，那清脆的鈴聲纏繞着山道，混合着那急流的延水響聲，成了一種悅耳的合奏。這種合奏，增加了陝北人民對生活的愛戀；吆喝牲口的腳夫，都是他們生活裏天才的詩人，他們把自己的見識，慾望，和感情編進再也唱不完的，多樣的『順天遊』調子裏。那些調調很高亢，忽然又很低沉：那波浪式的音節，波浪式的情感，充分顯示人們準備付出一切去越過層層不絕的山頭，衝破落後和貧瘠與敵人的封鎖。

吳老太太很喜愛這些山歌。自從共產黨來了陝北，分得了土地以後，她自己已編了許多歌來歌頌紅軍（七七以前，陝北人民把八路軍叫紅軍）歌頌毛主席。這時候，她坐下來一面納鞋底，一面低聲唱起來：

你別瞧他掛的破長槍，
你別瞧他穿的破衣裳；
三人五人近他不得，
打起仗來勢實難當。
她又換一個調調唱道：

毛主席好比咱親娘，
他比親娘樣樣強。
自古當官誰不貪財，
他對錢財不喜愛。

從來土地屬地主，
莊稼人兒白辛苦。
毛澤東來主張高，
分了土地打土豪。



她的暗啞的嗓音，突然給一個高大的人兒所擾亂。她面前站立了一個高大的紅軍，遠處還有一些掛盒子的人。那個高大的紅軍，穿的是舊的灰軍服，兩管袖子都給紙烟燒上了好幾個窟窿。他站的背陽，但她覺得那位紅軍另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光輝，映輝着她的花眼睛，叫她看不清他的面容。估計對方大約有四十多歲了，她正遲緩地打量着對方時，他却先開口了：

『老大娘，您好呀？』

『好呀？自從紅軍來了陝北，「好」字才上了窮人的口。』

『吃的有吧？』那位紅軍又用平易的和充滿關心的語調問。

『糧食夠了，我們分了三垧半地，一頭驢。只是這個困難啊。』她用手指捏着破碎的棉襖袖子說。

他看了看老太太那襁褓的衣衫，用很短的時間沉思了一下，然後興奮的平伸着兩隻手，堅實的說：

『我們有這個啊，我們有這個啊！有了勞動的手，餓不死，凍不壞，一切問題慢慢都會解決的。只要齊心合力把日本人打退啊，咱中國有了自主權，吃

都好辦。』

老人家聽到抗日兩個字，也興奮了，露出開始殘落的門牙叫着：

『一定要把日本人打退。這回老蔣可真沒得賴了，他碰上了毛主席可真沒法。就像圈裏的懶牛，給套上了牛轡，一吆喝，只好老老實實去犁地。嗯，他也該修修身了。如果他打自己人還要打下去，他就會掉進十八層地獄裏，休想翻身！』

『靠咱們自己呀，老大娘，靠老百姓自己呀。打垮敵人，主要靠自己；我們還要聯合那些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的人；我們要有堅強的自信、才會勝利。您很好，受苦人都有一付好腦筋。』他幾乎彎下腰來說。

老太太受了褒獎，慚愧地笑了，忙客氣着：

『不中用，老了。要不是共產黨來開開我的腦筋，我還不是個老頑固！我不認識字，沒有看見過毛主席，也沒有聽見過他說話，全比不上別人；不過，我有一雙眼哩，看得見他們所作所爲。我有一付良心哩，會感激他們捨心捨意爲咱受苦人謀利益！……』

一〇一
老太太還要喃喃地說下去，他打算把肚子裏的歡喜和感激都掏出來，傳達給這位一見如故的陌生人。

一個通訊員牽了一匹大紅馬，走近了那位高大的紅軍說了兩句話。那紅軍便回過頭來對着老太太，用那樣簡樸，那樣深刻，而又那麼動人的語調向她辭別：

『那麼，再見吧，老大娘，好好保養您的身體，你會看得見人民最後的勝利的！』

她熟悉紅軍的禮節是很簡單的，因此她只稍稍抬一抬她那老邁的軀體，說一聲：『再見！』

那高大偉壯的紅軍沒有騎上馬，還是用平常的大步往河灘那邊走。原先吳老太太沒有注意的那四個掛盒子的紅軍，也緊隨着他後面。

『娘，你和誰說話來，說了那麼半天？』媳婦從屋裏走出來，一面放下簸箕，一面抖去身上的白麵問她婆婆。

『我和他說話來呢。』她用手往走不遠的人群一指，『大概是個幹部吧。』

媳婦跟着婆婆的手指望去，又舉起手掌遮着陽光往前仔細一望，禁不住驚叫起來：

『娘，那是他！娘，那是他！』

老太太受了驚動，緩緩站起來問：

『她是誰？』

『那是毛主席，娘，那是他。我在五一大會上聽過他的報告；動員大會上我也聽過他的報告。』

『那是他？嗯，那是他！』老人家跟着喃喃道。媳婦已經不管一切的用她那解放不久的小脚往前奔跑着，打算往那羣人影奔去。老太太顫巍巍地站着，感動得發抖。她搖拽着右臂，不知是在歡送毛主席，還是在惋惜自己輕輕錯過這位時代的偉人！

『那是毛主席！』

『那是毛主席！』

『一點不差，真是他！』

做買賣的人們都從屋裏跑出來，興奮地互相證實那高大的身影就是他們最擁戴的領袖。過路的幾個剛從南方來的知識份子，也熱烈地加入老百姓中間，證實了他們的話，有一個並且說，有一次曾經看見毛主席還在地裏和莊稼漢拉話。這裏十來個人聚精會神地遙望着越走越遠的那一羣。毛主席已騎上了馬涉過延水，徐徐走向楊家嶺。他那壯碩的影子，好像越遠越巨大，他的雄偉的豐彩變成了可以捉摸的，具體的光輝，在璀璨的陽光裏交相輝映着。走近了楊家嶺的山坡，這羣影子便消失了，但人們彷彿仍看得見這位巨人徐徐地走上了山坡，踏進那個傳說二千多年前住過一條龍，現在經過粉刷的古洞裏。

這一位素來不被人重視的老太太，立刻成為這羣人的中心。其實過去，大會她不願參加，平常宣傳隊到她家時，她也不上勁，她認為女人就該呆在家裏沉默的做活。但和毛主席談了一番話，和獲得大夥的尊敬以後，她突然起了變化，過去的保守打開了，沒有被發現的才智，也開始得到發揮。她高談闊論起來，平常聽來的東西，現在都成為她自己的了。她並且隱約的覺得，今後她有胆量去擔當任何困難的工作。她坐在人羣當中，安閒而驕傲地接受着大夥的羨

慕和詢問。

『一開頭，我就覺得他的一雙眼睛與衆不同，嗯，灰色的哩，真是超凡！沒有這樣的眼睛，嗯，他咋能把受苦人的苦處看得這樣透！』她直起腰子，年青了十幾年似地描述着。『再說，我看出他的前額很寬，好聰明的腦袋，千千萬萬人想不到的法門，偏他想到了。他的鼻樑很直，那真是——』

『那麼，你說他背着陽，咋能看清他的眼珠子是灰色的呢？』

『別打岔，聽她說來。』

『單憑他那管直鼻樑，就知道他有一顆公道的心。從來的皇帝，那有一個不壓迫老百姓的呢？就是換了民國，又出了個蔣介石，還不是把天下弄得更糟！』

『只有他，一心一意爲咱，咱幾輩子沒有土地的，現在有了土地，有了牛羊。大夥看見的，他自己落得什麼好處呢，吃的和戰士一樣，五分錢一天的菜金，穿的是破衣裳。他父母和兒女，聽說在那邊天天受蔣介石的折磨呢。』

『你們聽說過了，在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，他遇見了一位快凍死的老

太婆，他立刻脫下了自己的羊皮背心，給她穿上，這樣全心全意爲老百姓辦事的人，你們看見過嗎？聽見過嗎？我活到五十三歲了，頭一回見到這樣的大人物。……」

這時候，老太太的感情像每年雨季的山洪，以萬馬奔騰之勢沖激着她的胸膛，震撼着她的心靈，她一面叫着，一面用手擦着感動的眼淚。

『你的話一點不假，』王掌櫃放下烟斗插嘴說。『聽說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時候，有幾個幹部走累了，就想在那兒睡三天三夜。毛主席便對他們說：你們好生睡吧，我給你們說個故事聽。他講的故事叫勝利，人們聽完之後便振奮起來，連三個鐘頭的覺都不需要，因爲他們人人都要往前爭取勝利。又聽說過草地時，大家都吃野草，吃皮鞋底；下面的人給他準備了一些青麥子麵，可是他把麵粉拿出來給生病的同志吃。』

『地主，提到地主兩個字，誰不害怕，但是共產黨竟把地主治住了。如果沒有毛主席，沒有共產黨，咱不曉得還要受多少輩子氣！』小學的老先生也摸着鬍鬚讚嘆着。

『我的小腳，還是紅軍來了以後才放開的，統治派多害人。要不是這雙討厭的腳，咱女人還不和男子漢一樣嗎？』媳婦這時候也開口了。但她還沒有說完，却給那個南方人搶去說：

『我們在南方，吃的穿的都好，只是老蔣壓迫人，不叫人抗日，我們就跑到解放區來。這邊什麼都自由。現在想起來，這邊的小米飯雖然粗糙，比在那邊吃魚吃肉都要香得多。怪不得法國人說：不自由，毋寧死！』

『就拿老百姓來說吧，這裏不識字的老太太都懂得大道理：那邊哩，老百姓就不能受到這種教育。像我們在學校裏，自己學得一點階級的理論，只好悶在肚子裏。當衆一說哩，就要翹辮子。』

另一個南京來的學生用輕蔑的語調描寫蔣介石說：

『老蔣一出門就要坐上他的鐵甲車，生怕人行刺他。他的鐵甲車還有三部哩，即使刺他也不容易中，真是狡兔有三窟。那裏像我們的毛主席，隨便到街道上走，和老百姓拉話。——』

『毛主席是咱們的哩，』王老漢搶着說。『咱巴不得他能活二百歲，那裏

還有什麼人打他的主意！」

另外一個老鄉惋惜道：『唉，同志，可惜毛主席去不到你們那邊，他去得到哩，那邊的受苦人一定也擁護他的！』

『他去得了啊。』南京人答。

『去不了吧？他去了老蔣不打他的主意？』一個農民問。

學生子露出了純真的，聰明的笑說：『他人去不了，但是他的主張去得了、啊。鄉下的農民，城裏的工人和學生都盼望他哩。』

他們熱烈地談論到正午，大家都把心裏的話說盡了，才肯陸續散去。

從這一天起，吳老太太熱烈地響應着解放區的每一個號召，做起事來，常常跑在男子漢的前頭，跑在青年人的前頭。

十年過去了，經過了大生產運動，植棉紡織運動，識字衛生運動等等，雖然在國民黨越來越瘋狂的經濟、軍事的重重封鎖之下，但由於軍民的堅決克服困難，吳老太太的家，終於和許許多多邊區老百姓的家一樣，大大的改了樣：

她那單間的房子，現在變成了三眼新窩；母驢死了，但給他們留下了一條結實的叫驢，還添買了一條牛。至於他們全家穿的蓋的，都換上了新的。大兒子當了區長，大媳婦養了兩個胖娃娃還當上甲等紡線英雄。小兒子已娶了親，參加了自衛軍。吳老太太以六十三歲的高齡認識了五百七十個字見稱於區上。她的步伐雖不似當年那麼靈活了，但精神却那麼健旺和愉快，只要一接觸她，她立刻就會把這種精神傳染給別人。她最喜歡舉起雙手來學着毛主席的姿態說：

『我們有這個啊，我們有這個啊。有了這雙勞動的手，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！』

說完，她便張開牙齒幾乎全落的嘴巴，呵呵大笑。

一九四七年三月，蔣胡軍進犯延安。延安的軍民，在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以後，便主動撤離這座空城。這時吳老太太已經病倒在床上兩個月之久了，他拒絕了兒子媳婦的勸告，堅決留在延安。

『我要親眼看看胡宗南在這裏怎樣死法。』

山溝、河橋、地裏，都佈滿了地雷，不是本地人，不敢往前邁一步。最後的掩護部隊撤離了半小時以後，蔣胡軍才吶喊着，壯着胆子衝進了延安城。

當蔣胡的士兵捉住了吳老太太的時候，如獲至寶，輕蔑地笑道：

『我以爲延安藏了些什麼寶貝，原來留下了一個乾癟的老婆婆！』

另一個士兵吐了口唾沫說：

『這老狗肉的，想玩一下我還嫌她費事！』

匪徒們淫褻地狂笑着。一個下級軍官擠上前來，喝開士兵，單獨問吳老太太道：

『你是這兒的居民麼？』

吳老太太點了點頭。那下級軍官又問：

『共軍的主力往那裏退呢，走了多遠？』

她順手往前一指，沒力地說：

『誰知道他們走多遠，三天前就撤走了。』

那軍官頓足道：



『三天以前？唉，上了共匪的當！可恨我們的上級胆小如鼠，老用炮轟，不敢進來，像這樣的土山，就是把美國的炮彈轟完了也轟不平的。——那麼，掩護部隊往那條路上撤走的？』

老太太更沒力地往狹隘的山道一指：

『走有半頓飯工夫了，腿快的，也許追上了。』

下級軍官聽了，抽身便走，打算向上級報告，可是老太太又把他叫住：

『我看你長官還是個老實人，不瞞你說，他們埋了很多地雷呢。你們如果要追，就揀這條小道走，通過這條小路時要快，越快越好，但上了大道哩，却要挨邊走，小心走。……』

軍官一面謝了老人，一面叫弟兄把她看住。

他們派了一連騎兵，依了老女人所指示的方向，飛騎追去。

吳老太太坐在自己門前的石碾子上呻吟着。當獸蹄奔馳通過狹道的時候，可怕的，震耳的爆炸聲在山溝裏響激着，四五十個士兵和馬匹全屍體橫飛。鮮紅的血液像雨後的山溪似地，沿着受了屈辱的山坡流向大道。